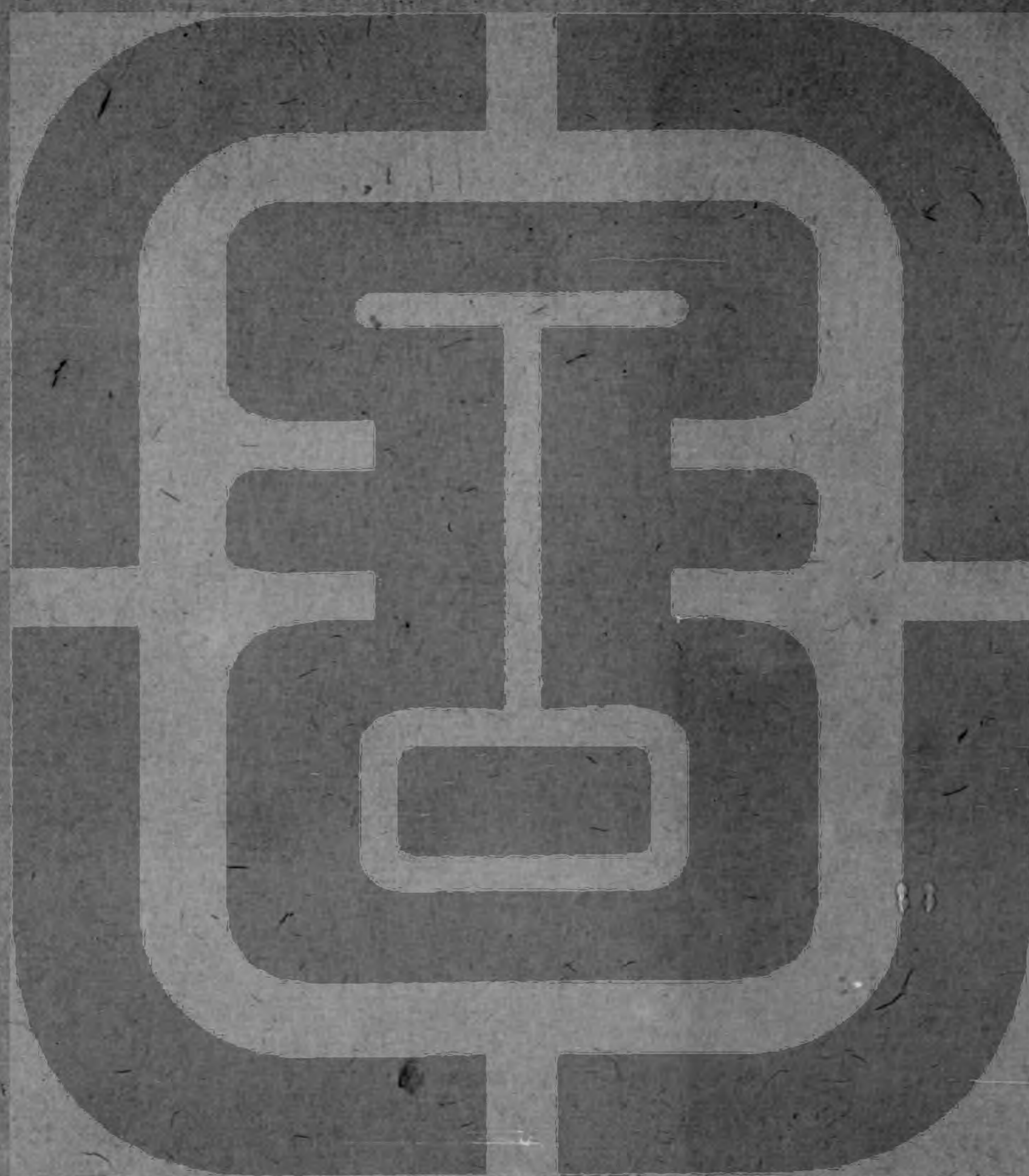


十四



焦氏類林卷之八

建業焦竑弱族輯

王元貞孟起校

仙宗

黃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沖虛子

真誥曰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

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

觀焉劉子政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能入火自燒至崑山
上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
去又黃初平亦號赤松子

顏師古漢書注

周宣王時郊聞採薪者行歌云巾金巾入天門呼長
精吸玄泉鳴天鼓餐泥丸時人莫能知之老君曰此
活國中人其語秘矣斯皆修習無上正真之道也

列仙傳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
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
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僊人得道昇天當揖金

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

西王母傳

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
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神仙服食經

李克馮翊人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岳真圖而至
武帝禮待之號負圖先生

洞冥記

漢張氏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
鑑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來聘女時年十五聞芮
來登金精山仰卧被髮覆石鼓下人謂之死芮使人
往視之忽紫雲鬱起遂失女所在石上留歌一首石

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
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鳳
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暫來期會運往卽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茅盈咸陽人得道隱句曲邦人稱茅君山盈二弟衷
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渡江求
兄於東山後咸得仙道太上命固治丹陽句曲山衷
治常良山盈爲司命真君東嶽上卿內法旣融外教
坦平爾乃風雨以時疾厲不起父老歌曰茅山連金
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佳雨灌畦

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
天何時復來遊

茅君內傳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斑麟降
漢宮東向坐遣侍女迎上元夫人云比不相見四千
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
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
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
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
賊五者常舍于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
王母設膳于漢武命王子登彈八音之璈董夔成吹

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鐘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阮靈華拊五雲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磬段安香作
九天之鈞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
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
成妻卽因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卽成金偉
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
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
告偉偉乃與其侶謀欲杖方氏方氏輒知之曰傳道
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

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
以泥自塗幸乃尸解去

琴高浮游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

出留一月復入水去

列仙傳。郭璞江賦海童之所遊。巡琴高之所靈。矯

漢匡俗字子希少以孝弟著委心學道遊諸名山至
覆笥山頂有湖周數里多靈草異物有石燕春秋時
能羣飛湖旁有石井及小石笥笥藏玉牒記名山福
地及得道人姓名

真仙通鑑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讀
之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

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於是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竒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損雜執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

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曰中搗藥因遺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搗藥鳥有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旣醉高臥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爲石矣仙公乃以雙鶴贈之跨之而還石至今存

稚川居羅浮時鮑靚爲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

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稚川善常往來
山中或遇論至達旦乃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
燕來或怪而問之則雙履也

羅浮圖志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岡後遇
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
有兵馬聲顧之驚駭棺中刀訇然有聲若雷震之者
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葬之

壩城集仙錄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
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

三朝有浮名乎

貞白荅朝士書云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辨試言之質
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
則是靈是鬼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
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
通也當埏埴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
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旣足表裏堅固河
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
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眾法共通
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

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寂滅矣

扈謙精易卦嘗在建康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乏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床俄爾失地詔謙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言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災可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石頭城乃廢海西立簡文桓溫妾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塔壞竟便產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溫贈錢三

十萬夫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溫不聽後仍筮卦養母溫錢日以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許氏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引牽惟空衣無尸云謙居金陵攝山今寺碑北望荒村扈謙卜筮之宅是也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

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
鑪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
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
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
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
曰中還退藏於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
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真人鍊
丹法後雜著於子玉碑其文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
采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

父處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慙
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歟玉歟天年
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

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
陰長生真君詩三章其一曰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
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
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飛駕浮青
要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
憂何慮遊戲仙都顧閔羣愚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
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其二曰予之

聖師體道知真昇騰變化松喬爲鄰維予同學一十
二人寒苦求道歷歷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
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
可還嗟爾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升彼九天壽同
三光何但億千其三曰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
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避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
側寒不遑衣飢不遑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
師承悅顏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難
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旣成貨財千億役使鬼
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就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
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迎低絳節青鬟歌對駐
香駢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百年賀郎各自
真飛昇而去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赴千秋節齋中夜行
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
金玉響天師躡步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
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天師歎曰黃庭
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
子發神語其此之謂乎

女真焦靜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曰
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貞
還詣承禎求度未幾上昇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
道高於陶都水當爲東華上清真人

許宣平唐睿宗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顏
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
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
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
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中人多訪之不
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

翫明月閑歌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
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其詩甚多常于驛路傳舍所到
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詩歎曰此仙
人詩也詰之得宣平之實白于是遊新安屢訪之不
得見乃題詩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
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
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
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
菴不免更深居其菴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
洞賓因隨雲房同憇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

跡踪

欲昏睡枕案遑假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
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院秘閣郎曹從橐
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喪
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
最後濁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
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
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
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
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
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

夢也洞賓感悟知宦途不足戀因求度世術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俗
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
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
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
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
常人書也

譚峭每行歌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靴鞋拋向海東邊
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鈿黑木腰帶一脚着靴一脚

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城
市乞索持大拍板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善諧謔
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踏歌云踏踏歌
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
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雍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
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
詞多率爾而作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
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卽與之或與酒家後踏歌濠
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于雲中擲下鞞衫
腰帶拍板帶弁而去其鞞衫等旋亦亡

許碯醉吟曰閩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霄觴羣
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

馬自然貌醜臚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卽以拳
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
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
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昇

葆光錄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
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障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
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
松而去

同上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爲亭鬼莫噴冢頭人卽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亾意除却虛空總是塵

西谿叢叢語

張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竒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席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天下將赴劔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劔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寄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隔

谿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坦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莫知所之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闕失尋授右列卒不仕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闊

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
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

梁谿謾志

徐節孝遊仙詩匆匆朝罷九重天便接蓬萊御紫煙
趨得蓬萊花下去鼓簫諸部約三千鳳節霓旌擁萬
神五雲車騎駕龍鱗腰間獨佩黃金籙元是瑤宮第
一人琳瑯宮殿本無塵猶跨青鸞踏紫雲怪得曉來
天色淡海霞都在玉妃裙洞中一覺春風夢落盡桃
源萬樹花竈上丹砂尋不見騎鸞誤入阿誰家

釋部

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

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
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
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
臺石室

牟子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

樹五竹林園

韋應物詩萬木叢雲出
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支道林日間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廿
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
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
朝眾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

獨住於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
身之真登山采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
三之情支公集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
爲都盡終日慙慙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一日當千載耳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
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
臯之相馬也畧其玄黃取其雋逸支遁傳

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

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
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
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畧
皆徧觀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
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
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
爽法汰校德無忤事外瀟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
隨後躍名德沙門題目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王坦之傳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有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著二諦論行於世

高僧傳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陽氏女若華未及成禮若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觀世代無常乃舍俗出

家若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詩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報詩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於是專精佛法後不知所終

高僧傳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
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
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
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
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峯澗寺落皆見千眼仙
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十三賢
共注廬

山記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
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

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雷次宗書示子姪云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畧弱冠託
廬山事釋和尚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
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
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

聞

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第
子道猷卽勅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
義僧命猷申述時兢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
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控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
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

徽音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寺

傳燈錄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曰水不溢貸爾死於是作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急時

梁劉歊隱居忽有異人來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

生彈指而去莫知其所

梁書

庾詵晚年尤遵佛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忽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生彌陀淨域矣

同前

張融作門律論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周顒難之言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未免

周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遺顒書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蠸嘗食蚘蠹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岢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蠸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蚘蠹眉目內闕慙混沌之竒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見

岢議大怒汝南周顒因與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
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
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
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
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夜鯉
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
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
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戴顒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經簾

青銅磬

芳賢傳

杜輔玄義學精深兼綜佛老魏時嘗引見於九龍殿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輔玄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問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

上悅稱善

魏書

比丘曇謨最善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是過也流支讀曇謨最義每彈指讚歎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東方聖人

伽藍記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

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
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
意爲犬黃母爲鼈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
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
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
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
心乎客不能難

南朝棲霞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爲談柄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
謂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錄是置几案者

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
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劉禹錫集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

無營

清異錄

僧晝對陸羽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
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巖雲月禪坐
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杼山矣遂束
所著燬之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瀉訪之以手拍碎金面碁盤
尚書尋有悟解舊相禪學錄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硯碎却明瓚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羣僧令看鹽雨至流於池羣僧扶之不怒冬月卧於竈前不起以粥灑其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

牛頭融師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窞

僧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有金光照耀一室洞

明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夫宴寂之門固有妙喜吉祥

續高僧傳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遊峨眉源欲自荊州溯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

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罌而汲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子今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亾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客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也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徒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唯勤修不惰乃

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

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唐書

憲宗召大義禪師與諸大德論道於麟德殿帝臨聽之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義曰汝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指點空法師無語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義却問衆師曰何者爲道有對知者是道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

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
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帝曰畢竟以何
爲是義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由是益重禪宗唐書
會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
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忍
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况我聖朝無此事
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
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樞密吳居厚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師曰某頃過趙
州關因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

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事否公曰八次經過
常存此念然未脫洒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
揮之旻曰有甚不脫洒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旻
亦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師曰吉繚舌頭三十里

中丞盧航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
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
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有問國清靜上座曰心念紛飛未明攝伏靜曰却將
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
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國清寺碑刻

淨慧禪師住金陵清涼寺大闡法化唐主邀觀牡丹
請師賦詩應聲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
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
零落然後始知空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堂使
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
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
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
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蚶出匣魔軍伏碧眼
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
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過在甚處南堂
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
月四日日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日爲
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張文定公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
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
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卽往
旣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
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絕歎以爲奇書

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
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卽若有得大
加崇信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
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况茲
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
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
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

吳處厚青箱雜記

法遠住浮山歐陽文忠公聞遠竒逸造其室未有以
異之與客碁遠坐其旁公遽收局請因碁說法遠卽

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
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
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能奪角衝關硬節與虎
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
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羸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
說神仙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
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公
嘉歎久之

僧寶真傳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
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

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
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
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
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
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
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
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
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
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
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

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
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歡少
間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公
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
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
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
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者邪意亦
將以曉蜀公公終不領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
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
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
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
撫几歎以爲佳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
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
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
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
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

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
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旣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
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
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邪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佛燈光
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
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
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
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二王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嘗謂身已癯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

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二君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淨因繼成赴太尉陳良弼齋會有善華嚴者賢首宗之雄也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証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而禪宗以一喝轉凡成聖似違經旨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成曰法師所謂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

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乃卽有卽空義也
一乘圓教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
惟能入五教世間工巧伎執諸子百家悉能相入卽
震聲一喝問曰還聞否曰聞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
是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曰汝今還聞否曰不聞曰
汝旣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始教我初一喝
汝旣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
有則卽今實無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
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
卽有卽無是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

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橫徧
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
喝是能入圓教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
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無邊事理周徧
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
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未至寶所吾祖師猶有千聖
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曰汝
且向下會取曰如何是寶所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
君通善於是愀然俛首而退

羅湖文集

趙清獻旣謝政歸唯居高齋不復與家人相接子弟

晨昏一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玉泉師三五日一過之晚乃畧取鮓脯於家老兵掃除事已卽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暮以風鑪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則淨人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頰面趨佛室暮年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

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卽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

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葺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羣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

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
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昭德新編

胡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
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
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
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
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左丞范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
曰某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
公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旻

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曰見即便見擬思卽差
公豁然有省

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嘗
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
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
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
以來醇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
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
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
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

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歎也

僧寶傳○王文公非韓子意與此合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也者而以闢佛老爲已功嗚呼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則孰正夫春起于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荅曰心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如靈龜曳尾于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

林間錄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今
并其數頌記於此一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
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多置莊
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
能爲宅中客又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
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衆生心兀兀
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世無百年
人枉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勸君休
殺命背面復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又他人
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家

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
紙書屏風客來且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
麟麟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薤露歌哀
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
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
離苦海哀傷不暫輟况復百年驚夢馳去人悠悠不
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
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
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

北邙山下塵沉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昔
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卧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
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
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日月相催若
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
無生死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魏了翁皆
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
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
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

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
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
操名如壁僕名如琳遍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
挂錫焉琳有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夏
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
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
皆高邁名倚松集

謚志

呂紫薇云饒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嘗勸予專意學
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
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

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窓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
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
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
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
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
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
文字直指心源頓令悟人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
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
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

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
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
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
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
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
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卽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
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
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帝

大悅

一五燈會元

張子韶攝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
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
杯悉變爲乳書偈日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
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
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
起大地陷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
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卽現子若或生狐疑想問
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
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

鷄子便到新羅國

蕭蒲离不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葦茹潛心佛
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
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遠史

劉經臣著明道諭儒篇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
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
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于此則能明道矣當知道
不遠人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
迷以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

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
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
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
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
之語道最親者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
于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取之左右逢其源此儒
者之語道最親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
世尊拈花而妙心傳于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于
神光六葉旣敷千花競秀分宗別派各有門庭故或
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捧行喝豎拂拈槌或持义

張弓鞞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點一言
一呼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
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
萬里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
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
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
然而孔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旣沒不得
其傳所傳于世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
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
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義得之旣久日益

見前每以語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

焦氏類林卷之八終



書